

风物 深度 电影

《长安三万里》影评：这是一部大唐群星闪耀时？

囿于理想范式，也畏惧于严酷现实。它受制于传统，又在其中找到精神力量。



《长安三万里》剧照。图：网上图片

特约撰稿人 张晓琦 | 2023-08-13

电影笔记 中国电影

《长安三万里》是一部很难归类的电影。它以安史之乱后数年吐蕃大军入侵西南开局，却于军政涉及甚

少；它以高适和李白两个人的人生贯穿全片，却不是人物传记片；它有168分的时长，然而甚少人能马上说出它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故事；当然这也不是一部诗歌宣教片，虽然片中引用的诗歌俯拾皆是。电影以高、李二人为基点扫描一代墨客骚人，最终汇聚的是一股复杂的情绪。

人生最根本的两种形态，盛与衰，生与死

李白与高适相识于一场与盗匪的搏杀，起初因为误会，两人还曾兵戈相向。不打不相识的桥段固然既经济又易出效果，却也是盛唐风貌的体现。唐人尚武，喜仙剑任侠，李白尤甚，不仅有《侠客行》等多首任侠诗，可能还真的杀过人。《唐才子传·李白传》中说他“喜纵横，击剑为任侠，轻财好施”，魏颢的《李翰林集序》中说李白“少任侠，手刃数人”；他自己则在《赠从兄襄阳少府皓》中现身说法：“结发未识事，所交尽豪雄。却秦不受赏，击晋宁为功。托身白刃里，杀人红尘中。当朝揖高义，举世称英雄”。不仅李白如此，有唐一代都对任侠充满了迷恋，如王维这样的参禅理佛之士，早年也写过“新丰美酒斗十千，咸阳游侠多少年。相逢意气为君饮，系马高楼垂柳边”的豪纵之句。如同人的青春期，唐人野性未泯，对世界充满了好奇与欲望。贵族仍旧盘踞高位，科举为寒士打开晋阶之门，豪迈刚健开拓进取的时代精神与风流蕴藉纵情享乐的贵族遗风并存，孕育了与前后都殊为不同的一代人。

李白深受战国遗风影响，醉心名士风度，他的身世并未如电影中那般笃定，不参加科举原因也不分明，但他的确对循规蹈矩的书生很看不上：“鲁叟谈五经，白发死章句，问以经济策，茫然坠烟雾”，认为“纵死侠骨香”，“儒生不及游侠人”；而他的人生理想则是像说魏救赵的鲁仲连、赢得淝水之战的谢安那样，建立不世功业，然后功成身退，实可谓“抚剑夜吟啸，雄心日千里”。而按《旧唐书·高适传》，“适喜言王霸大略，务功名，尚节义”，他在《塞下曲》中唱：“万里不惜死，一朝得成功。画图麒麟阁，入朝明光宫。大笑向文士，一经何足穷。古人昧此道，往往成老翁”，其慷慨豪迈渴望建功立业的心声可见一斑。电影中高适踌躇满志，要到长安扣天子门的情节是非常传神的再现。历史上的高适和李白交情如何没有确切记载，他们相遇也已到了中年。然而以高适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情志，他能与李白结成好友并不违和。电影让一对少年在人生最富于朝气的时节相遇，与时代同频；又将高适设置为稳扎稳打兢兢业业的普通人，与李白的天才自放逸兴横飞形成参照，成为洞照时世的不同线索。

电影中李白的出场堪称惊艳。他拼死要夺回被盗匪抢走的马匹行李，不是看重财物，而是因为行李中有他好友吴指南的骸骨。据《安州上裴长史书》，吴指南是李白蜀中旧友，与他同游楚地，不幸死于洞庭之上。李白大恸如丧天伦，泣尽继之以血，守着尸体不让猛虎来食。他暂时把吴指南埋于洞庭湖侧，数年后回来，含泪以刀剔骨清洗，捡拾他的遗骨易地正式下葬。这也是后人怀疑李白胡人血统的原因之一，委实不是汉人习俗。影片以一场武戏，将任侠重义、与高适的投合以及时代氛围悉数呈现。此时艳阳高照百鸟翩跹如梦似幻，两个少年怀揣着“生当为大鹏”的壮志，仿佛成功唾手可得。镜头一转，即是李白安葬吴指南的画面。他抚琴唱了一首《诗经·黄鸟》，电影没有让他唱完全篇，藏起来的其中一句是“如可赎兮，人百其身”，再次深化李白的重情守义，并用了一种非常含蓄的方式。两种截然不同的情绪，人生最根本的两种形态，盛与衰，生与死，浓缩于短短八分钟，犹如雷霆闪电，也埋下了全片的基调。

种形态，盛与衰，生与死，浓缩了短短几分钟，恍如朝露闪电，也埋下了全片的基调。



《长安三万里》剧照。图：网上图片

高适与李白的第二次相逢在扬州。“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下扬州”，在这个无数诗文反复渲染的花柳繁华地，人间富贵乡，李白兴奋拉着远道而来的高适到一处府邸抢夺歌舞妓，府中家丁不舍追赶，两只小舟在河中竞逐，最终歌妓还是被夺了回去。李白把这称为“解救”，因为那家的主人实在无趣；而歌妓非常识趣，即兴在舟中为他表演了一段新学的柘枝舞。此时人声鼎沸灯火氤氲，两岸繁花满树，随着小舟飘逝不断后移，盛装美人赤足起舞，李白豪兴大发，在对面击鼓伴奏，盛赞可与江上明月争辉，将囊中金银尽数抛赏，连手上的玉扳指也一并赠出。这场流水上的狂欢，集纵情、纯真与流宕于一身，成为电影第一个高潮。

此后画风一转，来至高适与女扮男装的裴十二对决。裴十二难以确定原型，但她的父亲裴将军，应该指的是裴旻。裴旻在开元年间曾官至左金吾卫大将军，成名战是与幽州都督孙佺北征奚人，为敌所陷之际，他以掌中刀抵挡对方的箭雨，箭若星流应刃而断，以一己之力成功解围。《独异志》中形容他舞剑如银蛇飞舞，技艺高超，能手持剑鞘接起上抛数十丈高的长剑。包括颜真卿在内的许多人写诗赞美裴旻，如王维写道：“腰间宝剑七星文，臂上雕弓百战勋。见说云中擒黠虏，始知天上有将军。”裴旻被朝廷封为“剑圣”，后世唐文宗称李白的诗，他的剑舞、张旭的草书称为三绝，据说李白就是师从裴旻学习剑术。裴旻还曾在

洛阳天宫院与吴道子、张旭同游，请吴道子作壁画为他逝去的母亲超度亡魂。吴道子请他舞剑获取灵感，裴旻舞毕，满座皆惊，吴道子“挥毫图壁，飒然风起”，所画“为天下之壮观”，而张旭也被他们激发乘兴完成了一幅草书作品，洛阳人惊呼一日之中“获观三绝”。这段故事被电影搬到了扬州裴将军府中，张旭疯疯癫癫地冲出来高呼“我悟了。”

然而，天神下凡般的裴将军，因为被李林甫忌惮，只能在家中舞剑自娱娱人。他的女儿裴十二，在所有子侄中最得裴家剑法精妙，在扬州纵情夜这一战，一剑震飞了高适引以为傲的高家枪，因为身为女子，却也报国无门。裴十二对高适的看低享乐积极奋进嗤之以鼻：有才就可以为世所用了吗？高适甚至不知道别后一年，那个千金买笑的李白经历了什么，电影把这段经历隐去了。裴十二在“佳期不可再，风雨杳如年”的吟诵声中飘然而去，给这段放荡不羁、率真狂诞的高潮加入异音，一如开头李白的出场，盛放与衰败同在。



《长安三万里》剧照。图：网上图片

弥漫着颓废气息的群像

即便身处盛世，即便有科举打开的晋身之门，即便除了科举还可以走“行卷”之路，寒士总是难的；即便如

高适这样没落家族的子弟也是难的，即便如杜甫那样的高门望族，也是难的；即便如李白这样的绝世天才，不差钱但出身不好（电影坐实了商人之子）还是难的。他在长安行卷被人撵出门外，在扬州蹉跎时光，始终未能撬开权贵之门，即至父亲去世失去经济来源，只能入赘前宰相许圜家中。电影对赘婿的强调多少有些脱离当时风俗，代入了今人观念。唐代对赘婿宽容，这甚至是仕途捷径，流行于高层，每到科举放榜，就有王公贵族去榜下招赘婿。在李白生活过的碎叶与蜀地，入赘婿也很常见。因此，他应该不会对此有太多抵触。而李白与许圜孙女的亲事，正是孟浩然介绍的。但电影在这个偏颇的设定下，对人的特点还是抓得挺准，高适如此拘泥一力劝阻，孟浩然一个随性的人就全无反对。“吾爱孟夫子，风流天下闻”，电影中孟浩然只有一个远远的身影，一个“当”字就勾勒出他的情态了。

这样准确塑造的点还有不少。比如高适在长安到岐王府找出路未果，幼年杜甫一语就道破了他的无奈：“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高家无敌枪法，今日却无奈要去博一个小小宴会的掌声”。这样的高共情力，是杜甫能写出那么多深情体贴诗歌的根源。而李龟年与他在同一空间出现，略有诗歌储备的人已经会想起他在安史之乱后的名句：“岐王宅里寻常见，崔九堂前几度闻。正是一年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。”烈火烹油之中悲音再现。再如李白与郭子仪相逢彼此欣赏，仅仅一面之缘，他便愿意舍命相救。这是对李白曾救过郭子仪传闻的浪漫想象，虽然虚构了高适的加入。至此，李白“轻财好施”“存交重义”的画像得以完成。

再如高适与李白长安相逢，电影再现了杜甫《饮中八仙歌》的情境，贺知章酒醉落水，既是诗歌所述情形的变体，又掺杂着他见到李白的《蜀道难》即呼“谪仙人”，解金龟换酒的典故。另有玉树林风的美少年崔宗之、脱帽露顶的张旭，以及其他一众并非此诗中的人物。杜甫、王昌龄、岑参、李邕、再次出现的王维，加之之前的常建，提到的王之涣、崔颢，乃至玉真公主等等，电影撮取其典型特征，呈现了一组群像。这组群像中最夺目的那个人，正在高悬的横木上纵酒狂歌，催弦拂柱看朱成碧，问“君今不醉将安归？”这个题目下李白还有一首诗是没唱出来的，感慨时光易逝一事无成：“青轩桃李能几何，流光欺人忽蹉跎”；“当年意气不肯倾，白发如丝叹何益。”这一幕已经不同于扬州城的寄情声色，而是弥漫着彻底的颓废气息。帝国最有才华曾经雄心万丈的一群人，在京师之中疯狂地消耗生命有今天没明日，他们看到了什么、感觉到了什么？电影对李白被玄宗召见，以及朝堂局势官场争斗完全没有表现，但一群最敏感人的醉生梦死，情势已经昭然若揭。

此后的《将进酒》是整部电影的华彩乐章，充分发挥了动画电影的优势，骑鹤驭鲸上天入海神游太极，以丰富的想象力再现了独属于李白的旷世哀愁。它是怀才不遇，是年华老大一事无成，是人生天地间若白驹过隙的焦虑，是无计可施不知该当如何的颓废。但李白以他的狂放和平视宇宙的气魄，将颓废变成了销魂，变成了无止无休与天地相始终的、“生而为人”的哀伤。此后他弹剑作歌，以哀声作结：“生者为过客，死者为归人。天地一逆旅，同悲万古尘”。一向拘谨的高适在人生走过大半仍旧一文不名的此刻，有了第一次放纵痛饮。不久，他就看到了长安在战火中付之一炬，曾在岐王府见过的两只憨态可掬的大象浑身冒火一路狂奔，往日富庶繁华顷刻烟消云散。



《长安三万里》剧照。图：网上图片

一部盛唐版公路片

《长安三万里》不是一部严谨的历史剧，高适的生平与史实悬殊颇大，他没有长居哥舒翰幕府十年，掌书记这个职位也不丢人，反而非常有前途。在唐蕃战争中高适全面溃败，并非电影中的以退为进打了一个漂亮的歼灭战。还有诸多称谓、器物形制、地理等方面的错讹。长安是有宵禁的，征夫戍卒百姓总是苦的，那个想象中繁华的长安，也许从来都不曾存在过。电影拍的是想象，基于唐诗所生发的，对于大唐与理想品格的想象。

这是一部诗性电影，一部盛唐版公路片，一幅并非焦点而是散点透视、移步换形的长卷。具体的是李白与高适数十年沉浮与大唐的兴亡衰败，意气风发与年老体衰，抽象的是人世之沧桑无常，人与生具来无以名状难以排遣的激动与哀愁。仙人固然因为不知人间世故无法实现理想，那个砥砺奋发的凡人，却也是因为突如其来的政治变故与权力斗争，才得以一展抱负。否则他更大的可能，也是在首屈一指的盛世蹉跎时光。不管观影中人得出了什么样的结论，后来身居高位的高适，始终对李白充满虔敬，“还是李白，李太白！”他了解他的价值。

影片拍出了李白的天真率直、飞扬跳脱、狂放不羁，相对于认为抹黑了诗仙的人，更了解他的魅力来自何

处。而唐之魅力，则来自以李白为代表的这群士人所创造的辉煌灿烂的文化，塑造了后世对盛世气象与极致浪漫的想象。正如电影《妖猫传》所言，“大唐有你才真的了不起。”李白两次忘记对高适的邀约非常不靠谱，但动人的是高适不在意。因为高适懂得他，清楚自己爱的是什么。他不仅爱他的优点，也爱他的缺点，而这两者常是一回事。电影甚至不愿往其中掺一点杂质，将史实中永王兵败后高适的见死不救，改成了辗转相帮。其实将郭子仪感李白救命之恩，愿解官换他活命拍出来同样感人，能进一步渲染“意气相倾”的古风，而高适的回避自保会拉伸人性的纵深。但电影选择了拍“最理想”的形态。不管李白还是高适都是“官迷”，唐代文人没有后世的精神洁癖与分裂，报效朝廷与名利欲望并行不悖浑融一体，其中勃发的是对自我价值实现的渴望，这也是唐诗活色生香的原因。但电影如果点得更明白些，在李白的“庸俗”上再做一两点深的挖掘，在个人与环境的冲突，在人内心的冲突，他的高蹈超拔与俗世欲望的冲突上再多做一点文章，也许人物就能更立体丰富、性情能被更多人理解，其才华之凭恃也会更为显豁。



《长安三万里》剧照。图：网上图片

电影片名取自陈子龙《从军行》诗句：“梦到长安三万里，海风吹到碣西头”，“长安”是一代士人的理想象征，“三万里”是他们毕生无法完成的距离，其英文名字甚至就叫“Chang An”。影片是一群边缘失意人的哀歌，但迅速被抽象至现实与理想之无以弥合、人生于宇宙之悲哀，中间的具体原因被略过不谈，只透露一点根苗。鉴于这是一部铺排点染、情绪氛围大于故事的电影，很难评价这种处理的当否，但它非常传统，即跳过人世是非，直接上升到天地洪荒，与中国文艺史上那些在生命宇宙层面达到极高境界，却缺乏

真理追寻的作品一脉相承。有多么含蓄蕴藉，就有多么逃避。

他们逃进诗歌，逃进艺术这个避风港。《长安三万里》是一部成分复杂的电影，它拍出了难度极高的唐人风貌，即“千愁万恨依然爽朗”，这在结尾“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”的吟诵中达到高潮。它拍出了东方酒神精神与高贵情致，非常名士风度，非常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。它甚至在这种回溯中拍出了自我表达，但囿于理想范式，也畏惧于严酷现实。它受制于传统，又在其中找到精神力量。这里是大唐群星闪耀时，电影捕获了这个历史时刻，那些流芳百世的天才宛若星辰一般永远散射着光辉，普照着此后的所有黑夜。至此，寻溯者完成了一个闭环。这样一部电影，令人想歌哭，想浮一大白，不禁叹惋唏嘘。